松窗百說

松窗百說

東嘉 李季可 撰

鄭昭公

鄭忽不昏于齊曰齊大非吾耦也詩人以有女同車刺之君子以謂善自爲謀而不及其國後魯威取之卒陷彭生之禍莊公獲不能防閑之名汚辱兩世取大國之助乃如此耶昭公方見齊恃大無道受其制則無所不至矣其不昏何有不可哉雋不疑辭霍光之女似之其後失國不能與賢人圖事而已豈謂此哉

耳餘

張耳陳餘之事古今羞之然曲不在餘而在耳方其被圍於趙子敖在外而不能死乃復責餘及餘以兵印遜而耳不受此有復合之理或說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耳遂見利忘義攬印麾軍而去卒南面享國數世此亦儌幸之雄者而餘不保首領哀哉使後世之人處義利之間無所忌憚至君臣父子不相顧者豈非斷以天與時至之心邪耳小人明矣微時稱賢是能謹細行而善爲大盜歟其賔客厮役俊豪亦可

恥矣

蕭曹

蕭曹爲沛吏時相得及爭功有隙何且死薦參代巳參亦知其心乃趣治装由此觀之何豈庸人偶然操智術徼幸以成名者凡人於已有小嫌則憎嫉之未甞顧世之利害何如也何獨能釋其私而存至公遂相繼清淨以安天下豈淺丈夫者可跂望哉然甞怪伊尹呂望方耕莘釣渭雖不遇商周之君亦必見於世二人汨没於下邑初安有龍驤虎視青雲之心邪際會高祖而乃奮

則自古英雄固非一軌可議也

李廣

漢文帝歎李廣不逢高祖時萬户侯不足道及武帝征匈奴廣常在其中而卒不侯以死事固不可知然至今以爲不幸當時亦言其數奇

東方朔

史記載東方朔以所得之賜歲易一婦嘗以酒肉污壞其衣一日諫武帝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帝曰顧東方朔乃多善言邪蓋謂其平日少正論以今世觀之甚似一

陽狂挾姦道人而班固書稱陛戟宣室殿下抑董偃之淫使天下風俗少有所正又帝嘗垂涕不忍昭平君之子乃復上壽陳王道無偏黨之言何其偉也彼一人耳記録如此之殊所以仲尼謹嚴於春秋退之鑒前代人誅鬼責之禍不敢易作也

雋不疑

漢宣帝時有人詣闕自稱衛太子長安聚觀者數萬人百官上下莫敢言其是非京兆尹雋不疑以公羊春秋拒蒯聵事叱吏收縛之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

夫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後鞫問果詐伏誅蓋不疑審太子已死知其必僞乃爲詭詞以抗衆議耳然知其僞不必引經誠太子則此義豈可據彼衛君之事夫子之所不爲而宣帝安得坐視係縲其祖而嘉之公羊旣不足法而史臧稱贊其高識豈不誤後世哉

魏武

魏武習飲鴆啖野葛至一尺豈其然哉蓋欲使宣其言於外以陰禦進毒於己者耳惟自知有負於物故也死且千歲後人皆認以爲實其詐誠足以欺人

祖逖劉琨

桓温自喜似劉越石其慕義可知然琨嘗以書推美石勒勒以爲非腐儒所知而謝絶之至勒修祖逖先基而劉書求通則逖之與琨相去高下不待見於功名間也温勒以此亦可卜其優劣焉

識輕重

漢高祖微時貪財好色方其爲亭長所得亦幾何及入秦宮天下財色之都會也而府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所謂識輕重宜卒有天下也

言過

聖賢之言過於厚可論也小人之言過於薄不足論也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又曰有殺身以成仁又比干諫而死曰商有三仁焉古之蹈仁而死者多矣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孟子視三代以前之言也後世不若舜禹而興不至桀紂而亡者可勝數耶又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梁之不仁得天下矣如曰非心服而不可久

則得國亦由此矣故曰聖賢之言過於厚所以扶教也夫作善宜得福而反及禍謂之不幸作惡宜得禍而反獲福謂之幸幸不幸聖賢不言而言其常者唯義所在耳

豪傑

或問孟子言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固豪傑之鉅者猶待文王何謂無文王而可興邪曰且謂孔子豪

傑非歟所謂與於德也當世仰之後世法之特立傑出唯道之在不羣於衆人是也孔子固與矣若所謂與於事業者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然又有以人爲土者此非孟子所謂與也方是時伯夷太公四海視之以出處去就如父母故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雖使無文王不居位可也其德之不與當世之不仰後世之不法沒齒無聞老死於衆庶之間不可也豈與夫碌碌因人成事依日月之末光而後顯遭亂世爲姦雄值龍興爲才士與時明晦高下者可謂豪傑之士

哉

不已

伍子胥以忠死遺言挂目於東門而忠不已蘇秦以智死至車裂以求賊而智不已范滂以名死其母謂與李杜齊名無所恨而名不已項羽以雄死顧呂馬童以乞其頭而雄不已四子者如知其可已豈世網所可嬰乎

葵邱

五霸威公爲盛葵邱之會尤顯著而五命之辭畧無寅奉天子尊奬王室之意自夷齊扶去其後曹孟德司馬

仲達輩無所忌憚矣威公者介於其間歟宜乎孟子屢薄之

創業守成

唐太宗論創業守成孰難當時羣臣所執各偏或謂創業難或謂守成難獨太宗以爲俱難此有以見羣臣之識慮不逮文皇遠矣

無事

天下莫難得於無事而鮮知無事之可樂莫甚危於立奇功而多幸奇功之可成一身無事雖有藥石無所用

之之謂安天下無事雖有聖智無所施之之謂平及乎萬金良劑之設智名勇功之著其去危亡亦幾何矣故善治身治天下者常消息禍亂于未萌不求赫赫有所建也然如漢文帝之末色垢藏患終釀七國之變則非也若唐太宗之治至羣臣無可諫之事其庶幾乎

圖難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張子房之所得也司馬子長識之以著於傳序後世欲以强力解紛糾者可不知此所謂終無難者得其理也故子房從容笑談而已如鼂錯者

曷足以知之

治亂

君子在上小人在下而為治反是而為亂世莫不知而治常少者以責君子之備待小人以恕也責以備則不以爲君子待以恕則不罪其小人二者交混而順已者親故天子屢勝而處上而天下見治之稀濶也

兵難

漢高祖困於平城唐太宗屈於安市樂毅不能終燕康頗短於用楚諸葛孔明亦有街亭違命之責則兵者雖

聰明智略有所不能盡知也誓師之日士卒坐者淚霑襟偃寢者涕交頤無餘命無餘財背水焚舟陷之死地其為凶器可知矣故光武閉玉關謝焉武欲三十年不言此深知兵者也巡曰老將不言兵　僧多話佛最爲有理彼趙括陸機房琯之徒曷足以知此其破亡亦不旋踵誠有不得已則若范蠡之審慎馬服君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安邊本不生事者然後可以赴斯任

名節

光武爲天子畏慎如白衣時奉法之吏得行其職董令

强項終不肯謝車駕至上東門屈於閽吏自是名節始
立矣流至於李范之禍悲夫

漢武

漢武親狎賣珠兒以成其姑之醜而復匈奴嫚呂后之
言引齊襄以爲喻豈愧於禮義廉恥閒哉特其資雄武
好兵而已

唐太宗

漢高祖固英主治天下總正大綱罵詈不已儒者附合
於聖賢唐文皇規規求仁義而吹毛求疵不肯休此誠

不可曉觀文皇不得已者亦豈高祖所不爲哉

暎山紅

白鶴寺前溪頭立有折暎山紅花過者謂人曰山中見此甚佳若置之軒窗几硯間乃不然因言村人喜著深色衣以其山頭林下田塍水際易爲標置且久苦於布素故耳至於輕成淡染約略之色卽大不愛于味亦然久厭飯糗茹草則思膏炙飴糖至於八珍則不能易皆未嘗知天下之色味也若夫厭天下之色飫天下之味乃能究天下之色味然目盲口爽亦自此矣

諸葛事

高臥南陽三顧乃出一也居草廬中已定天下三分之策二也娶董阿承面黑髮黃之醜女三也七擒七縱孟獲四也參佐論事至有十相違覆者五也開國託孤出將入相六也馬謖違節度軍敗自貶三等七也連弩流馬木牛八陣圖之制八也宣王嘗與公書曰黃公衡起坐談足下不容口孫權之盟曰諸葛丞相德威遠著信動陰陽誠感天地敵國之譽九也提寡弱之衆深入屯田成久駐之基百姓安堵十也爲身後營陣以退敵十

一也節制之師皆有實宣王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十二也訃問至蜀士大夫爭欲赴哭敵庭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十三也李嚴廖立被罪廢黜聞公之喪歎泣有至殞者十四也道德忠順明敏篤誠足爲百世師羽扇綸巾風流醖藉又見天人之表十五也人有一焉足以垂令名耀後世號爲間出而雍容兼之綽有餘裕是欽之慕之獨高公於古人列其行事之顯著者以爲表則時得遐慨一景仰焉嗚呼盛哉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學者往往不能定
蓋元亨利貞也太極為形之始生兩儀即天地也天尊
地卑則乾坤之德可見元亨利貞象在其中矣以用言
之德也以體言之象也四象復生八卦而乾坤在其中
猶有子而知其父也待四象而成德故亦言生元亨利
貞唯乾坤能備至他卦則異矣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
長由是而老由是而死在道為仁義禮智在時為春夏
秋冬在物為金木水火其數則一二三四散於萬殊木
始離此四者合乎全體則元亨利貞足以統而盡之

仙家

世說有誤到仙家者時不頃刻及反鄉閭人已死亡世事改易至於觀碁局未云終斧柯已爛覓路還家海變桑田人間所以貴慕神仙者以其快樂無惱長生久視耳今斯須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天地開判以來終得幾局碁凡過幾旦暮大較不至數歲事亦何謂壽考邪俚俗相戲罵云願你活一百二十歲則教一日過了正好相喻可爲大笑

觀魚

諸人臨池觀魚曰以人觀之有以生爲快樂者若魚龍鵰鷄之類有以生爲殃者若蚯蚓溼生蠢動之屬是也或曰不然各有所得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曰人生五指甚快偶生六指斷之則悲矣然豈如五指之便邪坐皆笑

似是

少正卯學醜而博順非而澤未必直爲惡人孔子不旋踵而誅之由其似是而非足以移奪人意其潛心其害道有不可勝言者故孟子之於楊墨亦屢作色焉若夫

善惡如黑白則曰紂之惡不如是之甚復何假用力而
畫言

虛船

虛船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一人在其上三呼之不
聞則必惡聲隨之不怒以虛而怒以實也莊子欲人之
遊世虛已猶虛船此學者以爲至論曰夫三呼不聞彼
必甘寢休息不謹不虞而任其船者也今山野之肆意
直行動觸忌諱而忤於物或責之則曰我本無心是猶
甘寢休息而任其船則不得惡聲者鮮矣故學無心者

又必知其所以無心則與聖賢同若以爲木石則不知其可也

問死

或問死有知乎有罪福乎無罪福乎聽其所之乎將有所使之乎抑亦不可度乎曰舉有之亦無之

積散

郝愔聚錢千萬積之之爲樂也子超一日散親舊俱散之之爲樂也二者皆有自得處然歛時不無傷廉施時豈免泛濫則二者皆有所失欲其無得失則亦無甚可

樂澹然處中未嘗斳而藏豪而與了無容心如二子居之□□□□□□理之得也

死而不亡

處死生之際若高允詞義慷慨王景文終棊斂子徐有功以扇障面蜀李氏結髮安緩皆雍容閒暇而不迫切若韓信之自壯嚴顏之有守楊素之自直李靖之義激段秀實之忠烈皆情理分明毅然剛決而無所屈雖至於不幸亦必不冥滅矣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自負

士之自負殆是不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執御矣太宰知其聖而多能則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皆爲謙下避避之辭及康之暴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吾其爲東周三年有成皆自大之意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又以承三聖者盡爲不知者言也至鄒陽獄中書甚美而太史公謂之不遜夫陷于囹圄之中則不知又甚矣此救命之言顧何暇於揖遜故曰士之自負殆是不幸

形比

慳酷之客至而奴婢惡之恐主人之視傲也寬慈者來則喜欲其知有此而似之也非臧獲所見淺大抵人情多無定體形之則鮮有不動其心者俗傳云□□□□人推殘不如死却見擔柴人心頭較些子每愛其達益人心起于形比間冰結而火然者往往如是故學道之士欲得處寂寞之地而無所激搏其中也

天道

作善必獲福天下皆善人作惡必得禍天下無惡人禍

福相參錯難可稽考然後賢不肖並出而衆寡不同天道恢宏豈淺識之士所可斟量買賣哉

兵法

唐文王所言取天下兵法蓋與孫臏勝上中下駟之法同此最古今之所祕也

笑庸

莊周自比鵷鶵而腐鼠梁相貸粟監河侯不得而怒復以喻轍中之鮒陶淵明不肯折腰爲縣飢來扣人門而拙於言原憲辭粟而甘桑樞甕牖古之賢者若此甚多

辭其易而爲其難大似不情幾何其不見笑于庸人也

負荷

聖人以降能負荷各有重輕而任人者亦不可不知也責之盡則天下無復全人待以約則隨才各爲用儻過其量不勝其任中人上下必見傾覆終與不肖同科可不知哉

待用

士之修飾儲以待用者文與行而已今孝悌敦樸才略力田之類既不在舉苟自鬻之不得所謂行也其可通

微意而示於人者唯文字耳然老生常談天下皆是豈足以動搖當世至於瑰奇俊傑之論又疑其太高士苟不由科程雖欲抱關擊柝爲貧而仕亦未易得之及天下多故四顧躊躇而難其人者初不以非常而致之也

孔明

因論諸葛孔明或曰與張子房何如曰子房青雲之士如言欲爲臣盡臣道則孔明也曰子房不盡臣道在甚處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曰主小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當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曰屬之子矣若以

二人論之恐屬之孔明矣曰伊呂何如曰伊呂詩書所載以爲訓也非錯雜行事而言也且又經聖人之手不宜有議曰孔明之過失尚多用兵不能奇何也曰自堯舜皆有謬誤若孔明之失賢聖所有也兵法曰敵則能戰之司馬仲達亦人傑也以七八倍之衆自守而不敢出蜀軍于其𠕋懐闘安堵自若而天下之勢已見矣則魏延請兵之奇不可必者不足道也及其卒仲達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彼其心降固可知矣

勢

輕清而必上重濁而必下則天地不踰勢也寒極而反溫熱極而反涼則陰陽不踰勢也方者止而圓者行則形器不踰勢也萬物莫不然百鍊而不損其重從草而不易其性者惟黃金爲然故爲天下貴孟子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聖賢於是以之

稱

人莫不有長亦莫不有短截長續短令其相宜斯爲稱也田開之養生亦欲鞭其後牧馬童子去害馬以喻治天下老氏云去甚去奢去泰所長閑譽而日增所短固

拒而曰蔽斯爲不稱也王沂公家居飲食或誤供具乃云適欲啖此耳過爲長厚而人不以爲餘事不稱公孫宏布被脫粟汲黯謂之詐斯可知矣今人但能戒其所甚短勉而不已則自然令善矣

文王

文王迎太公於渭上立爲師帝王之佐也史云退而與文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夫周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紂一旦改悔其惡復爲賢君天下受賜文王之心也而云傾商則幸禍天下以爲己利豈文王太

公之謂乎夫既久明遠固莫如書至於書外意則在覽者所自得也

濟世

世之不濟其來久矣堯舜而下數千載其間有三王漢祖總大略革秦苛急民載清靜而已其政治尚多可議者蓋度所可行而行之焉高祖未嘗自強以求其不至也文帝仁而包垢宣帝知民疾苦深究得失斯可稱道光武中興亦復可紀諸葛孔明之於蜀其人也天不假年而大業不展王景略之於秦才智可相亞匹而道德

少愧焉然民於是時皆蘇息唐文皇涬然而與以一世爲己任虛己聽納直跂唐虞遂與三代相繼非復區區偏長雜霸之可儗斯所謂大人造也而明皇亦善厥初周世宗之英預焉以易明之曰旣濟亨小夫亨至於小則大固可知此所以言盡濟也雖聖人經綸盡心益有不可力致者猶且吉凶與民同患而奉天時況碌碌之士哉又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旣濟所謂窮者以治極物理如登高不可以有加之窮也天之時聖人之力皆不可必則下民之愁歎屈枉寒飢無憀

何時而可已令夫人聞樂則樂聽哭而悲羨榮而戒禍
感發于目前者泛泛之常情耳至乃居寵禄享富貴日
與其徒比隆角逐惟恐其後亦豈能知山野萬菉稼穡
之艱難風霜雨暘冒涉之辛苦窮閻陋巷上漏下溼晝
不夜夜不曉與顰頞於錐刀負荷驅迫不得遂其生役
役至死而不能自休者邪使彼親見則不爲之動心者
亦鮮矣傳曰内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凡所謂聰明者
見所不見聞所不聞之謂也有能不聽其哭而遙知其
可悲者庶幾有以濟斯民

服近

美名騰遠邇令人企慕者多矣日夕相親炙□□□□□□□□故曰服遠易服近難

退之

白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身不痊世遂以退之戒人服金石言最勤切而晚年躬蹈其害莫不怪歎之盖亦黙黙疑念久無以辨及按退之集長慶三年作太學博士李千墓誌略不及他事唯說受方士柳貢藥服之下血死乃引當時目見親與游者歸登李虛中孟簡之

徒七人俱以服食斃踣號痛楚之狀明年退之卒是豈有咫尺之間而肯身試其禍哉古人已沒遭誣毀以白爲黑靡所不至者多矣今偶因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謬使賢者蒙汚故三復歎息而書之

伊川云

或言伊川云未有易時天地之間固自已有易矣斯言最妙曰此亦淺論也猶小兒見器物未知其名與作何用郎不爲用矣及聞其名知其用則爲用矣不但形之者然至於無百工而用亦在不但書之者然至於無聖

人而易亦在神而明之在乎其人易固自若也

三寶

老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豈冲虛恬澹而已哉絶聖棄智者亦復有此也

孫武

孫武之兵書不過數千言簡盡淵通可以爲萬世法不復有所加損可謂極其能事矣不圖爲兵之至於斯也

宿畫

齊王不可以風孟子不肯造朝卒至於去此疑其太易

也其言於崇見王退而已有去志及再不合當接淅而行矣乃復遲留于晝三宿快快然回望不已彼遣一介之士則固不能留而宣王亦安肯親往邀之哉此所不曉或曰孟子何處是好處曰皆是好處此其疑也

深戒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如此之類皆言庸人之常情以深戒君人者或以爲孟子之意則然

柳下惠

或曰柳下惠嘗仕矣而孔子稱在逸民之數何也曰柳下惠雖爲魯士師然不得行其道方遭黜之不暇故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賢而不與立也曰孔子可稱逸民乎曰孔子嘗爲委吏則見於會計當爲乘田見於牛羊茁壯爲司寇攝相事見於誅少正卯政化既行而大國知畏亦略行其道矣故不必謂之逸民若柳下惠遺佚阨窮無以自見袒裼裸裎於其側者油油然順受之而不敢正以禮宜乎孔子置之逸民之内而深悲之也

咎犯

咎犯數諫盡忠其身甚危重耳亦嘗有事不成食肉之言至河上而辭宜矣事君保身之道兩得之而曰要君殊不然也

范睢

秦虎狼之國其君皆雄武而臣亦才健商鞅魏冉白起呂不韋蒙恬李斯之徒既不保令終獨范睢知道聽綱成之言卒辭相位而身名獲全睢其賢乎

范蠡馬援

范蠡馬援老不知休蠡雖去位浩然湖海未免千金之役援矍鑠求用卒有壺頭之困嘗云老當益壯豈知天道哉媿蔡澤之言矣

學而

學而時習之所學者道而道不可見散而爲事業在學者時時習而行之知其爲善有益而非難故悦時者不欲盡拘以漸進之之意而諸家解論語第一句便與人意不合

王沂公

古今之聖賢有見其書而可知者有因人而後知者諸葛孔明道義公忠出將入相開國託孫其治蜀之跡與當時四時之望巍然三代之賢臣不知於伊呂何如也此見其書可知而世之所與乃未盡本朝韓魏公富鄭公功德兼隆超越漢唐之士而受性不同韓公寛大通質於唐無所取於本朝獨曰吾所師仰者沂公一人而已富公明鋭精嚴欽慕沂公至死不衰此因二公而後沂公可知矣及尋公之行事博大崇深莫能窺其涯涘葢上下與天地同流焉然天下至今公之道德聲名不

暴白於諸公上搢紳間少能言之是以謹爲之書

嚴延年

昌邑不君霍光廢之而立宣帝伊尹之任也天下莫不以爲然而嚴延年劾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而朝廷欽憚此與夷齊扣武王馬首諫臣不可伐君之事何以異茲可謂特立傑出之士延年固酷吏然使其居漢魏之末肯與諸人碌碌事曹孟德司馬仲達以苟爵祿哉尚想其風凜然也

朱五經

朱温既貴迎致其母封晉國太夫人因置酒上壽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也母測然曰汝能至此固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賢哉斯言昔我太祖皇帝嘗問忠獻趙普曰天下何者最大普曰道理最大上深以爲然所以定天下垂後世者莫不由之而温以區區詐力儌幸之功欲驕其先君子婦人亦知其可羞也聞其風者簞瓢當有立

有若

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孔子欲以孔子之道事之此

謂其道似也論語檀弓有子之言皆與聖人合故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而諸家解孟子直以謂貌似此雖今世凡下之士亦不至是而謂游夏子張如此之陋

知人

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人固有如此可以知者然以此而不能知者亦甚多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斯爲審矣雖不試以莊子之九謚亦可得其大要

方喜

方喜其人或以惡言詆之則無所損方怒其人或以善言譽之則無所益然而喜罷則詆可中怒息則譽可與天下全德固不可得而見中人上下汩溺於是非口舌之間幸與不幸可勝太息哉

梁秦

梁武帝慈儉不以富有區宇以奉其身雖堯舜不能加也才藝亦復絶人惜乎不知治道而蔽於佛其亡與亾德同原其心所謂苟志於仁無惡者也嘗竊悲之秦始

皇强暴毒痛海内以極其欲雖桀紂無以過而威略足以馭羣材定霸業故亦足以興而隨以亡而人心至今不與

三教

或問儒老釋優劣曰孔子大矣明人倫存其妙而兼得之者故俯仰無所愧怍二者廢人倫而事其妙者也移之治世則敗矣中庸曰賢者過之釋老有焉

賓德

三國至於江左其君臣以英傑之略或效忠勤各收一

時之功致顯榮則具載史冊而實德及斯民者何甚少唯諸葛孔明之於蜀王景略之於秦其詳可見而治道之光無所愧於天地間若曹孟德之徒艱撻守内寧負人以取天下列于尊位以垂世其已幸矣

私

人皆有公道通天下日夜相與言者是也亦莫不有私孰敢出以相示而可見恕於人情者不易得矣大哉私之爲害乎所以亂天下而勞古今之治理者也無私聖人也而可恕賢者之徒也有而不可恕小人哉

遂忘

儒生之未達也莫不以爲詩書可法象仁義在必行欽古人丁寧垂戒之明惇當世之往往易畔及一旦有位情不分者鮮矣尊官厚禄以醉其心日既遠而遂忘乃曰彼以彼而此以此方其彼又烏知其爲此也嗚呼天下所以每不濟而欲責斯民之從化難矣哉真儒則不然也

詩眼

凡詩言之有眼者葢不滞於題詩外有所見大抵謂道

也豈特風花雪月區區以自蔽惑而已杜子美云甫也
南北人早爲詩酒汚則此老豈復爲聲韻華藻所累哉
故爲自古詩人之冠

通鑑

魏武取天下於盜賊不取於漢通鑑之誤也譬田園之
主幼弱爲强力者侵奪其家老能辨理而盡復之遂治
爲己有可乎謂無功則不可也謂非主人之有又大不
可也彼是時方挾天子而令諸侯動以朝廷爲辭是立
主人之名而復天下也不以漢氏其誰從之酬其功既

已極人臣矣方孫權勸操稱尊號乃曰是子欲踞吾爐火上邪固自知之矣

恃衆

壬申歲樂清元日賀令至客次者二十一人爐火盛爇爐木至一邊盡𤐫客環視莫令止之直舍吏至始撲滅僕常好犯衆然亦方覩其理徐笑謂隣坐曰一二客在豈至此乎令不救之罪分於衆而難責則皆莫之顧況横身犯衆爲人肎利害事邪諺所謂龍多乃旱是也因言京師役徒舁重物度其人已多不能舉則復減之乃

舉蓋衆則相恃寡則盡力也苻堅以衆敗光武以寡勝亦由此李光弼破史思明於河陽郝廷玉請騎五百與之三百論惟正請騎三百與之二百皆欲不滿其意而張其氣勢使不敢怠所以成功孫武曰用衆如用寡韓信曰多多益善此又其妙

燕雲

燕雲九州衣冠結束至今似唐時餘事不變者亦衆如博之樗蒲雙六皆是也中國凡幾易矣老氏所惡聖智益謂是耳然老氏所謂安其俗樂其業什伯之器不用

至老死不相往來者小國寡民而已若地大物庶而益辦者其唯周公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所謂聖智也

因革

可則因否則革權時之宜也秦政雖惡漢有因之者若叔孫通之制禮蕭何之法是也唐政固美而有虞革之者如用十六相去四凶是也凡所以損益皆務致於當道而已後世則不然因之乃不問其非革之則幷遺其是前人失之東後必西前者尚白後必黑矯枉過正不

得中則一也烏在其能濟乎

識辨

十事可以辨二三者愚人也辨四五者庸人也得六七者可與議者也七八者可以任者也八九者稍卓異也十全者上智也然所遇亦有難易惑於近似猶庶幾耳至以白爲黑以東爲西則難與言也

枉尺

陳代以枉尺直尋問孟子孟子言其不可至引王良與嬖奚乘甚辨然孔子欲赴公山佛肸之召至見南子曰

否者天厭又曰湟而不緇磨而不磷孟子亦以好色好貨誘齊王皆小枉也特不敢以此訓人者謂其從權也夫從權者道行乃見而初不免受汙故難以語人自古小枉而大直者豈勝計哉

以人望人

求君子而君子不可得遠小人而小人莫能去然則如之何古人有言曰以道望人難以人望人易則二者常可處矣至於治天下未離此道

主盟

世無伯樂天下無良馬世無孔子韓愈不得在弟子之列此賢者騏驥之所不幸也賴韓子之文足以傳世所以至今有韓子不然古今豪傑不見主盟紛紛名滅而逝者何其多也方其隱卯園臥巖壑歌考槃而永矢當天下多務之秋人主宵旰有才難之歎彼欲獻而無階進此欲求而不可得則其間主斯道者安能不任其責也

漢高祖

漢高祖天資明悟絕人而無學以自發明得三傑陳平

陸賈輩左右開導然後克濟大業每諸人獻替雖在倉
卒間莫不與己意相符合至論蕭何功未有能明之者
獨高祖以爲在曹參上而無以難伏衆口鄂千秋大言
遂取封侯以能明已之心爾凡心知其然而詞不足以
自達者不學之過也高祖之謂歟

韓信

南昌亭長食韓信其後婦厭之而不終惠及信貴報漂
母之德乃召亭長以百錢辱之此非長者不待鍾離昧
之言也君子不竭人之歡蓋有報一飯之恩者苟不能

即已又何爲此隘曾不如蘇季子之待其從者之恕也

賈詡

魏志稱賈詡天下言智計者歸之詡初爲董卓婿後依卓婿牛輔皆非善計及卓受誅天地清明百姓相賀漢室再安矣詡於此時不能轉以爲福復說李傕郭汜入長安迄至天下大亂㓙祚遷移實詡之力一言之禍自古未有後雖効能於曹公是亦賊主公而事他人焚其屋而致瓶水之勤何足道哉傳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若詡者夷三族不足以謝天下後世至其爲

太尉宜乎其見笑於孫權也

李林甫

李林甫狡獪智數足以禦天下亂亦足以成天下禍方安禄山擁精鋭數十萬衆據燕薊形勝之地楊國忠挾貴妃諸姨之寵皆足以自逞然逡廵畏憚林甫而莫敢有誰何之心者唯自揣其才能不及故也然至於上下聾瞽陰姦邪謀潛結而不覺禍垂發而身已死幸矣天下之事眞不可專以力屈必有以懐服其心然後乃可長久邪

柳宗元

柳宗元作河間傳足以諷一而勸百其言淫汚之甚吁可怪也豈夫子自道乎黔驢永鼠輕薄子常藉以罵曰技止此爾則其言豈有益哉察其悍傑之資徒不碌碌爾固不禀中和矣嗚呼渾渾灝灝之書陵夷乃至於此邪

論命

士大夫喜論命亦是一蔽或有負其才質而未遇時有資本淺陋而忽致爵位皆非所期故歸之於命殊不知

天下自然之勢有不可必者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可與智者言或曰不求福欲慎其災是又大不情彼李咸知人禍福死生望之而走不顧聞災可知矣況術之精者千無一求於千而遇一不亦惑哉豈天憫替窮而惠以斯抑將解化奔競之徒耶不然何以哉

寶誌

梁武帝時僧寶誌妖異人也造作讖語以惑後人至亂者甚衆若長沙李納以十八子之言尊李决雅遂反及王僧辯破平所害生靈不可紀不知此老平生化愚頑

作福利償得過否老氏曰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

妄

世既足妄矣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妄逸妄勞妄喜妄悲見聞臭味有觸即使而無非妄反求所以受之者則寂然無可得自人而達之可以得道況恍惚幽昧罔罔之中顛倒沈迷豈復覺寤方其妄求而世亦妄與具酒殽列明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其出於誠亦無以復加是以誠塞妄也渴者妄指以梅林而渴乃止是以

妄塞誠也妄發於誠誠合於妄則誠也妄也於此可有得至夜半前席所以然之狀未甞著明也

大江

魏文帝征吳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兮未可圖也後又見其波浪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及陳政荒怠隋文帝曰豈可限一衣帶水爲民父母而不拯之乎彼長江自若也所以異者繫乎人而已

服餌

富貴人求服餌導引法以逞嗜慾冀長生而服餌多反

誤導引見效遲乃不如羊肉白麪法酒善調之自能壯健補益人但恨養到處隨手破除了則與常人同正如錢多人多使了錢少人少使了縱得横財也使了到底都則一般此可歎也

染著

凡物之性本體堅淨外物暫著一拂拭便去若性自塡膩一有所染難遽滌蕩至其解除亦不免與本俱傷人既處世間名利是非聲色之中豈能都相忘唯湼而不緇磨而不磷者以其質之不同耳學而至者有之矣

文欲有補

孔子之文可謂有補矣猶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尚恐其文之無益至他人可知矣然自晉宋以來尤病而詩賦歌詠爲甚僕近代人作臨江太守生日詩末云道路盡歌賢太守祈頌萬人同一口只應憫及黃衣兒亦使銜環致君壽諷守事雖多而此邦以黃雀遺權要殺害之衆所獨也中人以上聞之當少戒焉詩成送所代代云聞守有不嗜鮓者臨去此雀以萬數飛翔送之

史誤

作史之權至重而古今不免多誤寇萊公之父湘登第於晉之開運中為狀元嘗得其小錄綾紙吏部印宰相桑維翰和凝及竇正固等與本部官書名押同第十二人李若愚在其中若愚三代與五代史載之官秩名諱殊差互小錄無緣傳也傳者史而已蓋遺其是而傳其非也今歲淮西之役方在山陽最為聲跡相近每有軍中曾經戰陣通曉於事來者未嘗不詢之所言皆不同以至是非反復十餘說莫之能定後直以己意約而斷

之則貽厥將來者果如何所以高世之士修其在我而不以世之毀譽介懷云實辛酉歲也

拙速

法曰兵貴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誠是矣然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對於渭濱則皆不敢輕動彼正如兩人善弈皆嚴視局勢深自周防莫敢一著求徼幸至其終亦無大勝大敗以其智慮不甚相遠不可以多方誤而欺也則拙速無所用之若較其衆寡客主之形則孔明饒仲達不下六七子

詒患

詒患於人談笑容易間不復以正色念其何以堪之也及已一當之則愁若歎嗟如不可度少能平得此心多以不恤爲能孟子曰仁者人也以其有已有人之謂今乃有已而無人則不仁之心曷勝言哉

奇龐

天下事有偶成于一時不足爲後世法者不可不知李勣以奇龐福艾用將是也若崔浩之徒纖尩懦弱豈不失之故以貌取人自古所戒

文必刪

詩書刪定之後始爲圖具今人欲下筆皆可傳世難矣孟子雜以外篇即其論甚駁韓文杜詩更少刪除乃尤奇至況餘士哉劉伶一頌莫測其人而唐末詩家孟東可載者多荒纇可厭也

鷙鳥

常見鷙鳥少而凡鳥多以鷙之害物天不使之蕃滋及來山居細觀之又不然鷙所獲一二便可飽終日乃至有踆足而放不襲其方之義而凡鳥欺鷃敗卵逐蛾啄

囊所殘不可紀而常有飢色則豈復有蒙其義者

立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立生爾戴天履地而處中應三才乘五臟所以靈於萬類能造神明以其稟受然也分於禽獸亦幾何而性識如是之相遠苟墮縱而不自提挈則豈不幾入于彼其可忽邪人之行必徇右斯又天道之自然智者因有所悟世皆由之而鮮知之者也

所蘊

心之精微唯溫伯雪見而知之齊宣王使人瞯孟子謂何以異於人關中人爭看曹孟德孟德亦言無四目兩口自其外視之則爲足以知人自其中之所藴則有同舍連席歷年相親而不能吐出一詞者故人之情不相類欲布其妙意而求合亦難乎有濟矣

迷著

物寢相著皆可迷人非但聲色安佚飲食之間也浮屠氏不三宿桑下纔境熟便生留戀故深以爲戒世之人各敝所愛交互相笑殆未可也亦各慎所愛而已

孔奴

魯褒著錢神論譏也後世遂多以爲然鄙者至以兄稱之殊可令人羞若事錢如事兄其於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間幾何其不相戕賊矣稽其爲用直人役爾不問險艱污穢清濁是非轉化姦回善如人意蓋奴僕之超絕者也古人以不言爲高太多爲臭君子不敢喻而天下日夜羣趨之而不止若復彰以兄名其害將不勝言矣如曰孔奴於理爲當雖未遽革貪夫之心庶幾先以正其名

細民

天下之細民豈皆不知道而甘心俛首役役於錙銖之閒其驅迫於寒暑飢渴之害蓋有所不暇顧因循有至於惡不可勝言者哀哉縱使質雖殊而中人以上狃於見聞習氣安得不與之俱化由是累世不能易業者固無可怪常見閭里閒有衣食粗給即焚香誦經知有所欽仰每嗟嘆其性善所同而挦激偏異爾上之人能富而教之其誰之不良邪處富貴優游乃或不知則重可惜也夫

累詰

人有累詰而不見者初不以爲倦而有悔且曰彼未知將何爲也天下紛紛者固多矣安知其中果不相契耶及其詰言之欵接文字之既通邈然而莫我知也則遂與胡越而不辭雖異夫古不可屈致者亦夫子區區歷國見所不見之微意也

知言

不得聖人之意欲求聖人之言不知其可也動容周旋中禮俯仰無所愧怍萬世師尊而莫敢企及如周公孔

子亦至矣或以四國流言召公不悅而疑之以公山佛肸之召見南子而疑之自餘賢哲於書傳或一字之牴牾一言之未明便有投杼之興豈可謂篤信好學聞流言而不信其行者論語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蓋知言之意雖百世之下猶相接也不得其意則終日對談固有所未喻

松窗百說

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爲博學有識君子也别數年復遇之於臨安出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議論一出於正如辨文王不傾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貌儁不疑詭辭以抗衆魏武帝宣言以欺人韓退之不服硫黃釋寶誌妖妄仙家不壽考士自負爲不幸皆大有益于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宋子京作唐史至贊杜牧曰牧論天下兵爲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一言之當見賢于宋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于牧一等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

月十九日[illegible][illegible]王十朋書

文至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處甚固者不能

始余以職事造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甚樂直自視古人爲無愧也余曰是殆自得而所處甚固者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故淡然而自適文不追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辯其論詳使其更閱賢智則必度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

紹興丁丑杪冬拙齋葉謙亨父書

李可論王霸大略踔厲百家至於藝文乃餘事從游二

十年未嘗有過失茲予平生所欽服也百說之作□□

□□其仁義經綸渟涵之意自當有知者戊寅八日覩

重書

士之處世懷卓絕之才王佐之器不幸無位其英略有

所不能施設恥没世而無所聞故託言以見志李君季

可松窗百說是也大略以採摭經傳爲文據正闢邪爲

意去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處談古今治亂人

物賢愚故事優劣迨兵家衆藝無不纖微至當又仰服

其行已無所戾歎息贊之而不愧云戊寅驚蟄前五日

環衛宗室居廣書

李季可來見入門下馬標字軒秀意必有所涵蓄者坐定出松窗百說退而觀之知其積于中者多矣紹興戊寅重午日贛川曾幾書

龍圖閣待制新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公劉子剛中比承一再惠顧并垂示盛文既而伏讀不能釋手淵源辨博頡頏古人欽歎欽歎但僕方去國遠適萬里豈能爲足下軒輊當收名定價于王公大人之門則可矣區區尚竢面致茲得以略

鄉里士陶冶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鉅人之餘風
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窗乃復傑出其說簡而盡曲而通
洞見事情有補于世前賢未之及也大任辱在後進喜
而欽之特授工以傳且少慰回首嵩洛之意云紹興戊
寅下元日尹大任書